

原野文库·自然卷

磨如朝露

鲍尔吉·原野 著



内蒙古出版集团
内蒙古教育出版社

春凌水漫过的丘陵地，冒出浅青草。春凌实为春天的洪水，带着冰碴，也带肥黑上的土。土把这片丘陵地的沙子踩在脚下，自己身上带着草籽，在无人察觉间悄悄冒出芽。我在河坝上走，看远处走过来一位羊倌。羊倌合，是领着羊上公社开会，还是看电视机。羊好像身在城里的大街，像被风吹去了。羊好才钻，皮的小羊羔跟。

从大坝上远望，漫一层河泥的丘陵连接天际。块玉。我觉得羊羔是牧区最可爱的动物。

原野文库·自然卷

譬如朝露



鲍尔吉·原野 著



内蒙古出版集团
内蒙古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譬如朝露:自然卷/鲍尔吉·原野著. —呼和浩特:
内蒙古教育出版社, 2012. 3

(原野文库)

ISBN 978-7-5311-8682-3

I. ①譬… II. ①鲍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47491 号

原野文库·自然卷

譬如朝露

作 者 鲍尔吉·原野

责任编辑 包晓华 闫晓丽 杨敏

装帧设计 朝木日力格

组 织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图书开发中心

出版发行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

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89 号教育出版大厦(010010)

电 话 出版部 0471—6608173 发行部 0471—6608182

网 址 <http://www.im-eph.com>

印 装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
字 数 259 000

印 张 9

印 数 1—6 300 册

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

书 号 ISBN 978—7—5311—8682—3

定 价 18.00 元

内教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内教版图书,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直接联系。

《原野文库》编辑委员会

主 任:双 龙

副主任:乌苏伊拉 包金柱

成 员:贺西格 张其其格 包晓华 郭志超

陈国华 闫晓丽 杨 敏 高敖其

马艳丽 伊布格乐图 朝木日力格



凹地的青草	/ 001
北陵:人民的绿	/ 003
勃隆克	/ 006
不要跟春天说话	/ 008
菜啊,菜	/ 010
草	/ 013
草里的阳光	/ 015
草言草语	/ 017
草药与大地的苦	/ 019
车窗风景	/ 021
车过淮河	/ 023
车站的月亮	/ 025
初秋	/ 027
春是春天的春	/ 029
春天喊我·绿袖子	/ 032
葱白·豆芽	/ 034
大地的秩序	/ 036
风	/ 038
风吹草动	/ 040
凤凰号探测器报告:火星下雪了……	/ 042
干草	/ 044
甘草	/ 046
高粱与石榴	/ 049
公署墙里的杏花	/ 051
灌木	/ 053
光晕在树	/ 055
鬼针草	/ 057
过青龙桥	/ 05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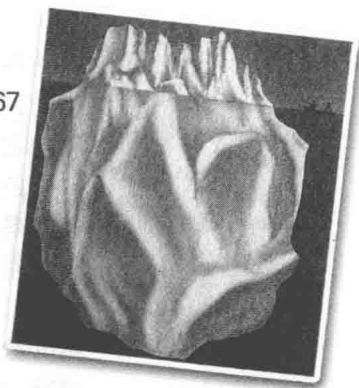


- 和梨花一起白头 / 061
河流的腰 / 063
河流里没有一滴多余的水 / 065
河在河的远方 / 067
荷花骑马坐轿 / 069
黑河白水 / 071
后退的月亮 / 073
胡杨之地 / 075
湖畔 / 078
花朵记 / 080
花有话 / 082
黄土 / 084
鸡冠花 / 086
金毡房 / 088
进森林像进入一个瓶口 / 090
惊蛰 / 092
精灵逃逸 / 094
净月潭笔记 / 096
静默草原 / 100
静中日月长 / 102
腊菜缨子下酒 / 104
粮食的神性 / 106
两辈子一起活 / 108
流水 / 110
柳美人 / 112
柳树的母性 / 114
露水的信 / 116
芦苇为我指路 / 119
绿屁股柿子 / 121
绿釉百合 / 123
没被见到的花朵 / 125
每片雪都在找一个人 / 127
蜜色黄昏 / 129

棉花 / 131
北窗·南窗 / 133
南风里有青草的香味 / 137
苹果 / 139
苹果籽 / 141
葡萄园 / 143
起风 / 145
前奏 / 147
荞麦花与月光花 / 149
青草寂静 / 152
青海的云 / 155
秋叶漫游世界 / 157
说颜色 / 159
桑园的事情 / 162
桑园的雨 / 167
色彩的旋转和燃烧 / 169
沙果 / 171
沙滩 / 173
山菊花 / 175
墙 / 177
上帝生活在大自然当中 / 179
伸手可得的苍茫 / 181
石头上漂桃花 / 183
树的尽头 / 185
树的弥撒曲 / 187
树静夜阑 / 188
树里的火和水 / 190
树木是音乐家 / 192
树木有梦 / 194
树墙那边 / 196
树叶欲飞 / 197
水啊,水 / 198
水的身影 / 201



水滴没有残缺	/ 204
四季	/ 206
苏醒	/ 209
太阳在冰上取暖	/ 211
眺望冰河	/ 213
铁轨中间的草	/ 215
土离我们还有多远	/ 217
瓦罐放在月亮地	/ 222
为孩子降落的雪	/ 224
温泉上的月亮	/ 226
我们为什么热爱自己的故乡	/ 232
乌鸦站在秋天的大地上	/ 234
屋顶的夜	/ 236
无限水	/ 238
西或8点钟方向	/ 240
西红柿	/ 241
乡村	/ 243
乡村片断	/ 245
乡居	/ 255
乡情如葡萄	/ 257
乡下女人	/ 259
小米真小	/ 261
杏花露出了后背	/ 263
悬崖的玉米	/ 265
像蒲公英一样远走他乡	/ 267
星星和波纹一起哆嗦	/ 269
星子缀满天空	/ 271
幸福村中路的暖阳	/ 273
雪不是一天化的	/ 275
雪地篝火	/ 277
雪来洗万物	/ 279



鲍尔吉·原野著作年表	/ 282
------------	-------

凹地的青草

春凌水漫过的丘陵地，冒出浅青草。春凌实为春天的洪水，带着冰碴儿，也带肥黑的土。土把这片丘陵地的沙子踩在脚底下，土好像自己身上带着草籽，在无人察觉间悄悄冒出芽。凹处的草芽尤其多，长得高。草像埋伏的士兵，等待初夏冲出去和草原的大部队会合。

我在河坝上走，看远处走过来一位羊倌。羊倌肩上背半袋粮食，肋下抱一个旧电视机，几只羊跟在他身后。我弄不清他到底在干什么，是领着羊上公社开会，还是拿旧电视机换羊。

三只大羊紧跟着羊倌，脸快贴到他裤子上去了。羊好像身在城里的大街上，怕走丢了。从大坝上远望，漫一层河泥的丘陵连接天际，青草像被风吹去浮土露出的绿玉。

唯一的小羊羔跟在大羊后面，边走边嗅才钻出地皮的青草，似乎检查它们到底是不是一块玉。我觉得羊羔是牧区最可爱的动物。如果让我评选人间的天使，梅花鹿算一位，蜜蜂算一位，羊羔也算一位。羊羔比狗更天真，像花朵一样安静。它的皮毛卷曲，像童年莫扎特弹钢琴时所戴的假发。

羊羔嗅一嗅青草，跑开，去嗅另一片草。

草和草有不同的气味吗？人不明白的事情其实很多。青草在羊羔的嗅觉里会不会有白糖的气息、蜜橘的气息、母羊羊水的气息？不

一样。羊羔不饿，它像儿童一样寻找美，找比青草更美的花。露珠喜欢花，蜜蜂喜欢花，云用飞快的影子抚摸草原上的花。纽扣大的花在羊羔的视野里有碗那么大，花的碗质地比纸柔润，比瓷芳香。花蕊是细肢的美人高举小伞。

早春的花还没有开，草原5月才有花。花一开就收不住了，像老天爷装花的口袋漏了，洒得遍地都是。一朵花在夜里偷着又生了10朵花。5月到6月，草原每天都多出几万朵花。鲜花你追我赶，超过流水。5月是羊羔最欢愉的时光。

小羊羔干净得跟牧区的环境不协调。羊羔站在牧人屋里泥土的地面，仿佛在等人给它铺一块织着波斯图案的地毯。以羊羔的洁白，给它缝一个轿子也不为过。

大羊走远了，凹地的羊羔还在低头看，好像读到了一本童话书，写蚂蚁和蚯蚓的故事。大羊跟在羊倌后面跑，像怕羊倌把电视机送给别人。羊倌走过来。他裤脚用鞋带系着，戴一只滑稽的绒线帽子。我问：“哪个村的？”他回答：“呼伦胡硕村。”我问：“扛着电视放羊啊？”他答：“从亲戚家搬个旧的，安到羊圈里，让羊看看电视剧。”

牧区常有像他这样幽默的人。

北陵：人民的绿

北陵者，昭陵之谓也，皇太极与福晋孝庄文皇后的寝地，老百姓叫北陵。它在沈阳的皇姑区——全国城市区名当中，皇姑名起得多好，像写大文化散文的人起的。它毗邻省政府（张学良建东北大学旧址）、省军区、沈阳体育学院（汉卿体育场旧址）以及按前苏联图纸建造的辽宁大厦。厦内的走廊、举架高而阔。人说青岛地下由德国人修造的下水道并排过得去两辆坦克，辽宁大厦的走廊过一辆国产奇瑞没问题。

陵寝在北陵内只占一小部分，周围包着大片的树林、大人工湖和绿地。十多年前，北陵几乎是沈阳城里唯一的绿地。有一年“五一”，街上杏花才落，地透微绿，全沈阳（或许全省）的家长都带孩子上北陵来了，包括我们一家三口。自北陵正门往西的泰山路人行道上停满自行车，宽五六层，延长五百多米，直到辽宁大厦。阳光下，镀铬的自行车把和铃铛皮银光闪耀，五六层宽，五百多米长的自行车方阵，太壮观也太吓人了，存车人不知赚了多少钱？那天我想，沈阳到底有多少人？有多少自行车？美帝苏修打进来，光骑自行车都能把他们轧死。那一天四五点钟，人陆续撤了，所有的土地都留下了大小脚印，残破的花枝和雪糕纸触目皆是，小草只能等待明年再发芽了。这个重工业基地如此缺少绿地花草，它是个超大型的车间，装满了工人与

设备。工人嘛，倒也不觉得需要，这辈子就这样了。但他们觉得他们的孩子需要，都领到北陵来了。

如今，沈阳的绿地多了一点点（统计数字的绿地面积在郊外），减少了北陵的压力。某位省长取缔了陵内的商贩和马戏团，现在里边宽敞也干净了。

北陵后面有大片的二百岁以上的红皮落叶松，高大轩昂，脚下的落叶也应有二百多年了，但厚度正常。在这里走一走，如赴古代，吟诵汉唐诗词均无不可。转一圈儿，一个小时出不来。想，沈阳六十年中能保留这么一片复古松林殊不易，不知有多少机构霸占未果，感谢皇太极贤伉俪上大人。

早上到北陵，不能不承认这里就是人间乐园，每个人都在这里乐。跳舞分十几个场，拉丁最可观。男的紧身裤，女的露背装，岁数不大，四五十岁。他们在放荡的南美乐曲中昂首进退，闪展奔突，身上的小病小灾抖一抖就没了。湖边打太极拳的各有山头，谁也不服谁。阵容最大的树一面红旗，写道：“太极拳好——邓小平”。估计不是小平专门给这帮人题的字，但他们认为是。旗下拳手过百，领拳师傅胡须比沈钧儒漂亮，松肩沉肘，架子稳。

北陵里面有大道，道旁接近石兽前的空场是晨练的秧歌场。扭秧歌通常一人跟一人后面舞扇挥绸，形成一条线连成的圆。这里人多，变成五六排、十几排队伍一起扭，归成圆。那片空场，七八个圆阵在移动、变幻，无一寸空地。也就是说，黑压压的老年人在扭秧歌，各自听得清自己阵营的乐曲和锣鼓点。把这阵式叫做波浪、战阵均贴切，搬到天安门广场建国庆典上扭一扭都不给国家丢脸。秧歌语汇先天轻佻，小碎步、眼神动作招摇，但气势磅礴地扭过来，就成了古斯巴达人的冲锋队，抒发的全是产业工人的正气。这些人老了。东北人个头高，配上白发和关节僵硬的步态，感到工人身上藏着一辈子的力气。

北陵晨练人的玩法数不胜数。练武术的人诡秘，在僻静地方比划，像偷着搬运东西。有人无端地抱树，脸（男左脸女右脸）贴树上，抱一小时。踢毽人矫健，男女合伙，口出呐喊。打羽毛球的人一般不知自己练啥，才进园，拿着球拍东张西望。拿拖布水笔在水泥地上写大字的人写毛泽东诗词和小学课本的古诗。拿这种笔写普希金和阿赫玛托娃的诗似乎不像话，写但丁的诗几乎就成了“反动标语”。跳大绳的也是人山人海，靠边两人手摇一根或两根粗麻绳，人排着队鱼贯钻入钻出。我见过一人跳两根绳，左闪右挪，秋毫无犯。退出绳，他原来是个瘸子。瘸子，绳却跳得这么利索。如果上帝关上一扇门，一定会打开一根绳。

我在陵后看过一位捉蝴蝶的小伙子，至今记得。陵后人少，灌木的白花、黄花初夏全开了。一个小伙子手举抄网来回跑。他眼睛看着天空，看一般人根本看不到的特殊种类的蝴蝶。他东跑几步，西跑几步，停脚，往上看。他的心思全在蝴蝶或者说天空上。那天，这个小伙子一只蝴蝶也没捕到。但我觉得这种活动方式很好，对颈椎尤其好。与他交谈，知道小伙子是夜班烧锅炉的。他对自己的工作特满意，可在白天捕蝴蝶制标本。他说话声音小。如果蝴蝶会说话，声音也大不了。我后来找他，几次都没见到。

陵后还有一个乐事——赏松鼠。几百棵古松之间，有一群松鼠。老头、老太太早上揣花生米喂松鼠。它们双手捧花生米吃，很郑重。松鼠跑起来见不到身子，只见尾巴跑。它们有一绝技，头朝下从几十米高的树上跑下来。我觉得此事值得物理学家考量。按重力定律，松鼠从树上往下跑，应该跑不了几步就掉下，它怎么能跑到底呢？它的速度超过了自由落地的加速度？松鼠故意气牛顿？一切皆有可能。

北陵的雄浑、阔大、隐秘，永远无法尽知。这里有人民的绿，是健身者的天堂。

勃隆克

雨滴钻进沙漠里就再没出来过。铅色的低云下，沙漠由耀眼的白色变为明黄，好像穿了一件新衣裳。

雨在沙漠上一个脚印也没留下，没有滴痕，没有水洼，雨水没了。

不一会儿，雨停了，太阳出来，空气立刻蒸发一股潮湿气味。太阳如同开了一个玩笑，拉开铅云的门帘对人们笑，好像在沙漠下雨是个笑话。

这个地方叫勃隆克，是沙漠而不是沙地。我自己觉得，草原被耕种、被开垦、被采掘造成的沙化是人类插手自然形成的荒漠化，叫沙地。草原表面由草的根须织成的保护层被撕破，土没有根须的保护被风刮跑，变成尘。地死去，流沙成了统治者。而沙漠是另一回事，它是大自然的杰作之一，像河流、岩石、土壤一样，古今如一。它哪儿也不去，只留在原初的家园。沙漠有自己的生态系统，生长只在沙漠存活的红柳（红柳在沙地里活不成，什么植物在沙地里都活不成），有动物和昆虫，也有草。没下雨时，我的手像铲子一样嗖嗖插进沙漠，不到 20 厘米，手觉出清凉，铲出来的沙子全是含水分的湿块。

鸟飞过沙漠上空，最是好看，即使没读过柳宗元的诗也能体会出“千山鸟飞绝”的意境。鸟飞得太孤单，好像有人从沙漠后扔出一块抛物线的石头。站在沙峰上，风大到人站不住脚。看见鸟在下面逆

风飞(顺风早被吹跑了),它挺着胸,几乎站起身子。这样的鸟留一头长发会飘得多么好看,套一件裙子更好看。鸟来这里纯粹是玩来了,像人一样。

人从沙的悬崖上如八女投江一般头朝下栽下去,结果变成了长距离的滑行。在沙漠戏耍,没有摔伤、磕伤,沙子有巨大的缓冲力,还干净。

人说,七八月份,游人戴墨镜躺在沙子上,用滚烫的沙熨腰,既舒服又治腰伤。当地人用细腻白沙做婴儿的尿不湿,如猫砂一般。

沙漠表面有一层矩阵的花纹,像海浪凝固了,一排距另一排20多厘米。用手在沙漠里掏玩,边缘的沙子以人眼看不清的速度塌下来,保留顶端均匀的圆形。

勃隆克沙漠方圆十多公里,有冰川时期漂来的巨石,石褐色,方形。有一个湖宛然泊于沙漠谷底,蓝色,不沉也不涨。湖里有野鸭子,它们从此岸往彼岸游,脚蹼分出水波的“八”字越划越大。它已游到对岸,“八”的水痕还在,见出湖水的静。我觉得在这里当野鸭子比当人强多了,尽享世间胜景;不用装,但比装拥有更大的美感。湖里的鱼没人捕,蒙古人不吃鱼,鱼在湖底比闹市的人还多。

我赞叹的不是沙漠,是胜景。给自然造成灾祸的是土地荒漠化,而不是沙漠。沙漠是大自然的儿孙之一,它一直待在自己的故乡,有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美。

不要跟春天说话

春天忙。如果不算秋天，春天比另两个季节忙多了。以旅行譬喻，秋天是归来收拾东西的忙，春天是出发前的忙，不一样。所以，不要跟春天说话。

蚂蚁醒过来，看秋叶被打扫干净，枯草的地盘被新生的幼芽占领，才知道自己这一觉睡得太长了。蚂蚁奔跑，检阅家园。去年秋天所做的记号全没了，蚯蚓松过的地面，使蚂蚁认为发生了地震。打理这么一片田园，还要花费一年的光景，所以，不要跟蚂蚁说话。

燕子斜飞。它不想直飞，免得有人说它像麻雀。燕子口衔春泥，在裂口的檩木的檐下筑巢，划破冬日的蛛网。燕子忙，哪儿有农人插秧，哪儿就有燕子的身影。它喜欢看秧苗排队，像田字格本。衔泥的燕子，从不弄脏洁白的胸衣。在新巢筑好之前，不要跟燕子说话。

如果没有风，春天算不上什么春天。风把柳条摇醒，一直摇出鹅黄。风把冰的装甲吹酥，看一看冰下面的鱼是否还活着。风敲打树的门窗，催它们上工。风把积雪融化的消息告诉耕地：该长庄稼了。别对风说：“嗨！”也别劝它休息。春风休息，春天就结束了。所以，不要跟春风说话。

雨是春天的战略预备队。在春天的战区，风打前阵，就像空军作第一轮攻势一样，摧枯拉朽，瓦解冬天的军心。雨水的地面部队紧接

着赶到，它们整齐广大，占领并搜索每一个角落，全部清洗一遍，让泥土换上绿色的春装。不要跟它们讲话，春雨军纪严明。

草是春天的第一批移民。它们是老百姓，拖儿拉女，自由散漫。草随便找个地方安家，有些草跑到老房子屋顶，以及柏油路裂缝的地方。草不管这个，把旗先竖起来再说。阳光充足的日子，草晾晒衣衫被褥，弄得乱七八糟。古人近视，说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。哪里无？沟沟壑壑，连电线杆子脚下都有草的族群。人见春草生芽，舒一口气，道：春天来了！还有古人作诗：“溪上谁家掩竹扉，鸟啼浑似惜春晖”（戴叔伦《过柳溪道院》）。“渭北春天树，江东日暮云”（杜甫《春日忆李白》）。春晖与春树都比不过草的春意鲜明，它们缝春天的衣衫，不要跟忙碌的缝衣匠说话。

“管仲上车曰：‘嗟兹乎！吾不能以春风风人，吾不能夏雨雨人，吾穷必矣。’”（《说苑·贵德》）没有谁比春天更厉害，管仲伤感过甚。看春天如看大戏，急弦繁管，万物萌生。在春天，说话的主角只有春天自己，我们只做个看官。